



三卷字取宋書對較
戊寅七月廿六日錄畢於勤

列傳第一



南史十一

李

延壽



后妃上

宋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南史列傳一

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

制美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好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後置脩華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

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帝留心後庭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才人才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宫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真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天人之號不殊舊國降淑

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撥亂反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為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為二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番或迫在拘繫或逼於寇亂且妃竝先祖更不建椒闈陳武光膺天歷以朴素自居故後宮負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負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為後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今摠綴緝以立此篇云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
晉穆帝升平四年嬪于孝皇帝以產武帝殂于丹徒官舍
葬晉陵丹徒縣東鄉諫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
寧永初二年有司奏追贈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
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
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為
孝皇帝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
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
號帝踐祚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宮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

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
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
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一
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
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
稱后遺令云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
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
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尚書郎父儁郡功曹
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

不違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故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葬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雋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陵永平鄉君雋子燾燾竝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章胡太后諱道女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祚追贈婕妤文帝即位有

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鄴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直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三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

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右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初右生劬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右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右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右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右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穴應聲豁然開職

肇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右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為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蕭臧光祿表敬公平樂鄉君墓先禾給坐穴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穴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揚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為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蕃孝武即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

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事秘亦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竝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伴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廵南豫州妃主以下竝從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祚號崇憲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懼閨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

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末坐寤起以其危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齋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闢昭太后陵毀去梓宮以厭勝脩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恭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父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禮改創有司奏請脩寧陵玄宮補葺毀壞權施油殿斬足出梓宮事畢即定詔可廢帝景和中文追贈興之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道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侯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爲文帝美人生明帝拜婕妤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宣陵號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孝武在藩后甚寵異及即位爲皇后焉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

后觀禮妃主以下竝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寧陵父偃別有傳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

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如此積

比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

轡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

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旣而慟哭不能自

反又諷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

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乃立別廟於都下時
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今召之有少頃
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
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
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
下傳寫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
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
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謚曰獻妃廢帝即位追
崇曰獻皇后明帝踐祚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

字幼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瑀尚武帝少女豫康長
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
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竝以
與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踈戚莫不霑被恩禮
瑀位右衛將軍主薨瑀墓開孝武追贈瑀金紫光祿大夫
子邁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
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
於後宮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
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即位
追封建寧縣侯瑀兄子衍性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

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右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綽曰后在家為倅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

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勸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大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焯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楊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楊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謚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楊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

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
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行唯太妃在家時
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
房內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明帝始有
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人間言
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
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同皇太子廢帝踐
祚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李太妃故
事宮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昇明初降
為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太始五年明帝訪
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為華族而右
父祖竝已亡第又弱小以小筮吉故為太子納之六年拜
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
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
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后為蒼梧王妃祖
智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楊建康人也明帝素肥壯年廢疾不
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
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

華為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為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之孫也父颺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為皇后順帝禪位降為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右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右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右夢人以兩甌秬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右常留家有相者謂右曰夫人

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竝窆印書青綾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謚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麩餅鴨臠孝皇后薦筍鵝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薦茗糲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並負外郎
后母相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
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
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
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
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
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
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
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
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
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之
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
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
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
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為娣姒庾氏勤女工
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所重武帝
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
罰昇明三年為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二年后
薨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
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
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
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
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
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
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
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載宮人從從車置內深隱
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
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

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家
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及
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云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
曄之太宰祭酒宋世高帝爲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爲
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
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鐸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
皇太孫太妃鬱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
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曄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
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即位出居

鄱陽王故第為宣德宮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宮
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宮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
曰安后祖韶之自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瀆人撫軍將軍戢女也初將納
為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昏王儉以
南郡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曹不須強門今何氏蔭
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成昏妃稟性淫亂南
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
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郡王以為
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為秣陵縣

所錄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為妾姨不與澄詣
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澄
曰僕父為給事中門戶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為妾耳
徽孚訶而遣之十一年為皇太孫妃又有女巫子揚珉之
亦有美貌妃尤愛悅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即帝位
為皇后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為餘杭
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
太后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與王晏徐孝
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譙蕭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
席生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

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奴阿奴楚去坦之乃曰外間云揚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為赦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赦原之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宮嘗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為王妃父戢自有傳海陵王王妃諱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沂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為

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明帝即位追尊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為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子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為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為亂明年妃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卒東昏廢后及誦並為庶人后父澄自有傳

和王皇后諱薜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為隨王

南史列傳一
妃中興元年為皇后帝禪位后降為妃妃祖儉自有傳

列傳第一

南史十一

列傳第二

南史十二

李

延壽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郝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脩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妃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
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求
陽昭王數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
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
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
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嬪后宋恭始七年殂於
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
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諡曰文獻穆之字思靜晉司空
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
興王濬引納穆之暨其禍萌求為交阯太守政有異績宋

文帝將以為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貞軌齊初為鎮
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祚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子續嗣別有
武德邠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
海王師父暉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
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
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
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
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邠氏竝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
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王姚永世公主王姚永康公主

王嫫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
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為
梁公齊帝詔贈后為梁公妃及武帝踐祚追崇為皇后謚
曰德陵曰脩陵后父曄贈金紫光祿大夫后酷妬忌及終
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
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
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
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
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

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
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
下有女子摩紈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
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
瘰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竝失所在德后酷忌遇
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母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
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側髮髻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
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初貴嬪
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
咸執吏禮既盡禮畢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

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與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官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饗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喻姑彌年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

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為哀冊文有司奏益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后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荅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為笑後位兗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羸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尋拜為脩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

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
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還祔小廟承
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
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
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
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
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
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
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
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
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搯面粉以
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
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
便交杯接坐終覺有娠者即手加刃及帝左右暨季江有
姿容又與遙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
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
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既而貞惠世子方

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為太后明年冬降為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

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為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母有暮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永定元年立為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為廣德縣侯謚曰溫武帝崩后與中

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即位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興廢帝為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大建元年復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並從儉約諸饋奠不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兵興及后並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祚后為

臨川王妃文帝即位為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為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而宣帝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

南史列傳二
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
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憂悶
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
反異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
后恐連逮黨與竝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
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
位尚書左僕射欽素無伎能奉已而已卒謚曰成子觀嗣
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
即位立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廢為妃至德中薨后生
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大建元年襲封
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慄父偃竝
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
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
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剋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
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為安成王妃
宣帝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容身長七尺二寸手重過膝
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錢氏為寵后
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

次為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後主賴后與吳媪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眾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陽之芒山

後主沈皇后諱姿華吳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敬異焉大建

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廡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揔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胤為已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為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殿時諸姬竝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無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竝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

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竝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表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竝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表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

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
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觀
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
色薦諸宮女後宮感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
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
怠於政事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見李善度進請後主
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
竝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
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
法度有結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

六建齊才

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
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
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
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
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而為之
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節文若夫義篤
閭闔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
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尊被愛罔偏流專
貞內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德燮理陰政宋氏因晉

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
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廝臬非若晉氏采擇濫
及冠冕者焉而愛止惟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
肴漿斯為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沒殷姬竝后匹嫡其為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竝
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
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
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
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
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

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固
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已示存宮掖雖
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
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
則慶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
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列傳第二

南史十二

列傳第三

南史十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李

延壽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李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

武帝尅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

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

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

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
常若不是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充二州刺史加
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
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
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
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邪上
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
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
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子故事轡路九旒黃屋左纒輶
輦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

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
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
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
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
壽陽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為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
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
三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
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
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
思亦甚庸劣從子俱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
之復命左右取酒肉令俱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
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間其母安
番述曰惟有愁慘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
為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王子為侯食
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卒謚
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覬以子晃繼覬字茂德性庸鄙
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閣怪之訪問
乃知是覬義融弟義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

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弟蔽
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充州刺史
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
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
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祗諷彥
節啓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廼可爾同
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
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
領軍劉劭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隋
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

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背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此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歎羨寫背中心手振衣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怒驚

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俱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祚句事敗俱與弟陳刺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遵字彥道爲嫡母殺暴亡有司

糾之徒始安郡後得遷位具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
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者曰孝武無道見枉殺母其
頑騷若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而用
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
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
諡曰肅侯義賓弟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
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
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
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個黨有大志預謀
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克京城
道規亦以其目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
無忌追破之無忌欲棄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
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與兵以計策
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
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
起義勳對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
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
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劉彥之等赴援朝
廷至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

已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眾咸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被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眾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剋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

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焉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任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楚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

殊禮焉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旨準給義慶初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楊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憐且其天同城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為玄象茫昧左執法

嘗有變五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已四日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佗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資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護祈處士南郡師覺授義慶留恩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遷南兖州刺史並帶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唯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滛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大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玉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寔不然也臨海王子顛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顛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鷹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彞嗣為元凶所殺彞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南史列傳三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會祖溥皇曾祖武原今混之弟
 位正負郎祖巖海西令父消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並
 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
 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遷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林
 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
 遷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
 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領宗憲太
 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
 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

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

孫圍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

安之手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誄遵考從父弟思

考亦嘗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季連字

惠纘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

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

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感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

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

州刺史今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

續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恨士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李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更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雷更出遂斬之漢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洪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平深喻旨季連受命脩還裝武

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與龔朱道琛者嘗為季連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憲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三子為質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誰可以匡社稷遂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浩令季膺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

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
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一年乃肉袒請罪元起
遷季連于外俄而遣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
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
唯龔愷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
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
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
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為庶
人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蘭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
變名走建鄴至凡乘馬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貞
胡婕妤生文帝王偕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
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
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
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
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
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
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慰
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

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
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
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
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
既殺王德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
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
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脩脩字叔京北霸城人初南
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脩既死人情離異
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
競餽餼貨分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
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
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
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
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
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尅日北
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塔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為司州
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為慕容
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
頭永初元年封虜陵王武帝始踐祚義真色不悅侍讀博
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

武帝不豫以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更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高伍因宴舫更便左右剔毋舫函道施已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毋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

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貞義貞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貞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貞以義貞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言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為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

故贈張約以郡義貞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
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
竝加都督文帝即位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
年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
居方任職事脩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
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
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
為長史既素情欵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

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大
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朝
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
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
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
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整遇終
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
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
入己府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
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

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
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
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
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
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
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
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少義
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
寸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垂湛常

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
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
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
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竝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
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
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竝不荅而
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
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
有盡患奉國不同己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
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楊

忍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
還義康又欲以武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君平曰我已用王
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戎及
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
簿孔胤秀丹楊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
盛曇素從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
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
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
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
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少日奉辭使下洛上唯對
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
讒之被斥乃以斌為詔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
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
聽隨從至豫章薛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竝入所住
齋前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即收付建
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
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

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
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
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
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
辟并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
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
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奉戴義
康大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
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
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之所二十八年正

月遣中書舍人嚴蔚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
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
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王秀等乞反葬舊瑩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嶷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
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
未嘗敢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嘉六年
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蕃文
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
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
大將軍遇士夫大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

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訛獄前一二日可取訛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存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蕃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

南徐兖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為摠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佗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摠統群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勅義恭荅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四株歷漢

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蠶船上迎之遣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劾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劾疑義恭異志使人尚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劾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劾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

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大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一人在藩所服王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史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減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是疆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省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廢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與不得重搢郭

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蠶船上迎之遣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劾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劾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竝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劾扶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劾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

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大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減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是彊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省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諸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宮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如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擱鄣

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樂器不得孔雀白氍毹隊
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
冬著衽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纓帶信幡非臺省官
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
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
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
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
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
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
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義

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
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
徒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
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
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
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
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
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摠統尚書中事委
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

如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
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
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
欵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受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
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
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
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
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
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
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任得無道義恭元

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
支體分列腹背挑取眼睛以塞漬之以為鬼目綜明帝定
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
尚書事主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輜輳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朝廷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
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群蠻充
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
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
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

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列武王有大功於社稷
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
上流下下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為南徐州
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
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
師議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
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
用通懷期物不忍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
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
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回事

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
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皙
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屋媪
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
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
帝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
侍中如故元凶殺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
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
參軍徐遺寶率眾三千助為先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
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

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為獻
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
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
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義宣在
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
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孝武先自
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
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
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
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諺有金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

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聞疑無禮
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
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
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
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
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
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
詔荅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
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謨之手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
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眾十萬發自江津舳舻數

言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怡為
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
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
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譙
頭聞徐遺寶敗曾爽於小峴投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
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質竝駭懼上
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
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為大統偏師鄭瑗武
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
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
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
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
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
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
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
盛煙爛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
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
東人士庶竝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舩舸猶有百餘女
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
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

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就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
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眾賓以臧
所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
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而笑魯
秀竺超人等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
惜勢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
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糧糗帶背刀
攜息悞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
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

超人還守城義宣翼及秀望諸將送比入魏既失秀所在
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悞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
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且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
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尸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始
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
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坐
與判州刺史朱脩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
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聰遠葬舊墓長子
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
尉官老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為侍中領衛尉

衛尉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為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果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詵謂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覺并誅其餘，並為脩之所殺。

衛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衛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帥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良其志，給

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

法汝於何得之義李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三孫齊受禪

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子歷數至於經營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祿內悔荀桓交通荆楚之弊同于索外

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遠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主擊群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陟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豐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入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并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下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成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且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

侍曾未云幾而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
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
致於是也

列傳第三

南史十三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

李

延壽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
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鐔高儵儀生廬陵昭王
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
生東海王暕謝容華生晉熙王和江脩容生武昌王渾沈
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

褚擘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爽父荀美人生
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獻
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祕
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
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二
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
曰劭在文為召乃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
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為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

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溥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
尤愛弓馬及長美鬢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樂
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
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
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
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
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
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
女巫嚴道育夫為劭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
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

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
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感之
始與王潛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
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
不泄露劭等故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
埋於合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
而與之淫通動謂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
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
與潛謀之嫁與潛府佐吳興沙懷遠為妾不啓上慮事泄因
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

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
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乘隊副下人欲嫁
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潛并佞報臨
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潛答書曰此事多口今始
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
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翼得審
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
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
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
慶之漸凡劭潛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

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策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道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劾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劾濬劾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昨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劾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

年慧星起昂入太微掃帝坐端門威震於天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雲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滂脩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刻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劾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昨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

見此等頌比前宋孝用
此以告下多一之字

必須檢覆廢劾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死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

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道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察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劾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劾濬劾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旰家上謂江夏主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劾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卑昂入太微掃帝心端門滅異於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甝偷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詐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劾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旰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劾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

潛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懼明日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凡自鄧超之行殺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閣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璣璣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潛率衆屯中堂劭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殺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死凶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

定也蕭斌曰書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
惠帝即位復改年勸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
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
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
及劭殺逆國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
對曰得十年過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
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
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
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
相危我也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以待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
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
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
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
義宣為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
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覲新
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之帝不敢蓋美稱謚曰
中宗景皇帝及閩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
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
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

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厯意我陣若有寇難吾當
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
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潛與孝武書言上
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
每厚法師令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
王鏐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
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
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潛及蕭
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
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

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如養兵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
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
納疑朝廷舊臣不為之用辱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
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鏐右軍參
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資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
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
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
偉之為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
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為
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

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
單馬南奔劭遣潘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
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
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
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
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
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波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
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懼君不知
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

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外並走還入殿程
天祚與薛安都副譚全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
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
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
之潘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
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潘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
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
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
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
潘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

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
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揔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
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
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棄恚恨致崩
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
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為巫蠱後出
鎮京口乃因負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
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
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
俸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

京口為行留處入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
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
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
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
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
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
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
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
入殺之且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
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

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潛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潛潛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潛潛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潛曰皇太子今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潛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潛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情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舍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突質因辯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

討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肯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鞏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深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如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鏐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數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潛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嚴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嚴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潛

妻褚氏丹楊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街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剜心割其皮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不在嚴道首處就取得之道首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戶燔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界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家為司隸校尉劭冲丹楊尹丑弘並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鐸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為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鐸為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及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蟇車填漸內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鐸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殺
 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
 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
 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鑠事寧
 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
 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
 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
 弟計度勢能與帝入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
 楚穆之諡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
 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

逼之江氏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

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

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政封孝武帝第

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宋拜被殺

泰始五年立晉平主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

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疑第

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三十年年十一封

黃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

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山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使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

義宣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都督仗七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山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脩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

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
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
言之誕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
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害逆常䟽陞
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詛諫之與建康右尉黃達
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
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
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闓為兗州
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
之鎮為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將成使
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
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
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
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
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
心同籍者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
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
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
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

開南門云開南門者其主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田疇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

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又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髡既覺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

誕以其言狂勃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
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
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
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
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
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棄城
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
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
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

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
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
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殺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
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
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
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
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
為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
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募集六眾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感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及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

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行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眾作難事剋表景素景素無禁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明林監植祗祖奔景素言臺

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進討素常疑景素有異志即募嚴景素本之威略不知所為竟為真軍破斬之即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响响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筭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无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冤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寬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廬陵王初廢帝自禧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禧尤凡劣諸兄弟並出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禧視之自孝武借伎孝武荅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禧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禧禧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為南豫州

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稱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詆偏急不能事孝武大帝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蘧法生衛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徵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

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作文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還拜其母昶家遠都下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况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祿先是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

復昶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
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
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
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
因鸞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
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
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
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王孝武上使
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

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
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
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
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夷無復人理
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寵盛稱之
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
王年長尤所畏渾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
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
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穿貫之以

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誦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弄為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腊，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腊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

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為三十人，出據獸檻，進楮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誦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

任摠百揆親寄其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
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
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
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
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
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其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
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
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
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
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道覆辜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

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愈人情同異自力
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有其二子并全
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
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傳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
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
所生殷氏具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鬪有醫術姿貌又美
殷氏為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
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廢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

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贖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
者米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
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為南徐州刺
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益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
府州事休祐恨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
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
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
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
黃麾內左右從者也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

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
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及蹴令隊馬
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
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
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與以還策贈司空時巴陵王
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
驃騎馬驚與直闔憂文秀馬相蹶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
更驚觸松樹墜地落礮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
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祟

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梅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密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

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鄒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鄒陽三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主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

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脩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鄆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子狀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脩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消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

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
新亭壘中騎校尉黃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
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英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
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
高帝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
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道同黨杜墨彘丁文
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彘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劬劬自石頭來赴戰死之
墨彘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為亂兵所殺墨彘等唱云
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賢齎首還臺逢
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
惑墨彘徑至杜母宅宮省惟據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
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
子也勿得侵賊勢方急眾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眾知休
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
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
彘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彘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
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
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且二年遷都督雍州

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縣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詣側事
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
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沈嘗曰稱
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襲贖降號鎮西將軍典義夏
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
信反令鎖之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
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荊州
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
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
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與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

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天白蛇長丈餘嗒嗒有聲休
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
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
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
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
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江州刺
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沖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
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
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項殷

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王子子深同
生何婕妤生皇王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
皇王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
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王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
子孟次皇王子子泥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子產與永
嘉王子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子雲次皇王子子文並與始平
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子興與淮南王子子孟同生次
南海哀王子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
霄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皇王子子雍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次
皇王子子趨與皇王子子鳳同生次皇王子子期與皇王子子衡同
生次東平王子子嗣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王子子
悅安陸王子子綏南平王子子產廬陵王子子興並出繼皇王子子
深子鳳子子玄子子衡子子況子子文子子雍未封早夭子子趨子子期子
子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一年年六歲封
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
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
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饉
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
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

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王滂亂並於第賜盡楚王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武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特廢帝狂凶多

所誅嘗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為變迎立子勛事世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恭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不受命景和元年應晉安王子勛

土虞令王晏殺覬送子房還建鄴上崩之貶為松滋縣侯
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
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瑱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
臨海位荊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
命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
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
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寵諸子凡為上賜遇
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為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十母

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群臣乃遣使賜子
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
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餘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
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
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和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

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前廢帝內官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

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為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并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高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

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官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
帝昇明二年從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
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高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
公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
縣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
重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為幸
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獲暴

摧軀已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
勿為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豐亂遂至宇內沸
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
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李

延壽

劉穆之

魯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世之孫孝嗣嗣孫君禕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韶孫珪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被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曾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

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
屈甚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虜分皆倉卒立
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詔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
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
刺史王謐死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
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

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
之間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將邪劉孟請
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
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
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
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
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
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
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譴皆
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

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
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
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
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
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
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
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曰至日中穆
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
司馬加丹楊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
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
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牙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
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汴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
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
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

軍五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筵彌日巨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寡食必方丈巨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曰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驚馬動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

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志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榮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哀述班同二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

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臣以寡之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惟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
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
事者美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毋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道甄士守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
於吾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

帝受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
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輿毀帝笑曰卿不聞騏驎乎
貴自致千里耳帝後復由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
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
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
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棋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棋榔消食君
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
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

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
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楨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
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
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
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
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
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飲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為汝
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
痂以為味似鮓魚嘗詣子而望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
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視取館邕去靈休與

何勛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
人不問有罪無罪遮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
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音中
郎將坐廟墓不脩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毋楊別居
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
以泥洹輦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楊
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
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邪從事
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

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與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
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
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
語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
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
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
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
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
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
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瑀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生駿馭精所以
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
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威自造青雲衝至與駑馬爭路然
甚不得意謂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
居戶限上因求南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
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
叔秀之為丹楊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

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散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真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曰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求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賤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比自已令僕者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俸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翁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實穆之後父兄子也祖奕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文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叅軍隨齡石

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
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
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
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
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
之節度震蕩沂隴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
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
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

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蓄宿僚並都下貧子出為郡縣
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
荊州為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
縣侯徙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楊與子弟聽事
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
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
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
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
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

毋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
從之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為左僕射會
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
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
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
虞令羨之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
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
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
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

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
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摠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
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
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
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
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
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
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
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
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

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傳亮蔡邕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持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眾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財應脩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訖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兒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數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二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疇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訖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二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羨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

人曰汝有貴相而有火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
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
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
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
空守關將入其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
鳴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楊尹景平初以
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
潘盛為黨時謝晦父病連灸不堪見安佩之等疑其託疾

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傳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
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
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父佩之謀反事發
被誅佩之弟遠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
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遠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
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剋當即授荊州於陣
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
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
封枝江縣侯義恭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

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眾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秘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母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湛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具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曰入宮及見文帝因

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言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二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道蓋荒公靈休善彈碁官

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
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
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関豫
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
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
曄等並見怨各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
伴慰懇勲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
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関啓懼成虛
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今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
蕭思話恨誓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

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
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
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
啓臣雖為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為易而覲
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
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缺鎖上
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充
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脩整
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
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
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楊尹領太
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
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執子也湛之
以為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
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
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摠又以事歸尚之
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
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
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使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

瑀之自暉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
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
二凶平盡事發上欲廢劬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
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
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
嫌其非次議又不波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
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劬入殺之且其夕上與湛
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聞見害
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為
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父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
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
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龍齋枝江縣公見宋孝
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
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屐為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
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
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果
明中為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
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

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
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
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
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
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詔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
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
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
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
善之暨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
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楊兵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
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
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
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改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
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
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二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
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
晏誅轉尚書之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
故見亮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書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
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

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
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
遺詔中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
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
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眾懷遠惑見孝嗣
之官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
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日之文
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
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
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

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
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
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
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
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其
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
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
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
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
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
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
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
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
軍謚頃子

緄子君禕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于部書問無不對善
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
日酣歌每遇歡譴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
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
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

精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傳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女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愔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官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父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美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政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

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見客
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
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
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
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
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
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
行臺百僚詣門拜表感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及
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

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
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郎為左光祿府進爵始興
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
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
騎馬奔兄迪墓也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
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其讀詔訖曰亮
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歆加之
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
誠焉而不能後及見世路也險著論名曰演憤及少帝失

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
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
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
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為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
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後太子率更令元嘉
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
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兼
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
理非後天墮非後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

載之於趙雖言三出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難祖
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載
天日則石碣稅徒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
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暮功千里外耳
今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
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
而稱不行豈各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
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
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立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
木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之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

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
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宗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
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
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玃王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
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
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長安平以為琅
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尹護
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兖州

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
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
晦晦怵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
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
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搆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
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
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
上誅羨之身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
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
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

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
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
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
至濟上魏軍感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
是上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
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

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懷鬼還進位司
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
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會執朝政慮
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
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
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
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
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
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

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
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
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
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
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
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
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
登石頭城望其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
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
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士嘉其合門從義道濟
之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沂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
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姪帝姻而今子姪餓死
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虜能嚇人遠與肉餓麟
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
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
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

官肯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
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
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
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
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
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宋國初建為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
志發疾不自去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佐傳嗣至齊受禪

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屢被江左宋武一
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迄武成平之風
變天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配象清廟豈徒然
也君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
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
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
主之地甫敢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
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澁之孝嗣
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及受其亂斯其功也道濟

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胤嗣
其木鴈之間卒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李

延壽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脩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暉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
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
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
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鼃池人李方家方善遇
之謂方曰君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承

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壹論軍國大事
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
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
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
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
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
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
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
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
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龍城洋成及百姓皆言劉藩
實上安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
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
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
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
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若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
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
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
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
警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
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鼃池造故人李方
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資即授方鼃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
士之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
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
惡等至潼關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
糧後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
勅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今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
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
代紹守城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
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
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今將士食畢
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
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
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霸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
霸業者宜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
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取斂子女玉帛不可勝
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
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
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
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
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

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國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
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
思勇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乎彼反言之田子甚懼王
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之關之功又鎮惡為首
時論者深憚之田子峽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
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
者為有衛瓘等也瓘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
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
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遣主智王脩被甲登

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
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
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察齊
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西
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
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
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
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
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

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
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克京城以
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
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
之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
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
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
甚親愛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
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
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
 隨其計必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
 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
 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交水為城十
 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
 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
 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

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辨克論者甚衆
 帝不從乃分大軍之衆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
 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
 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
 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
 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兵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
 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為
 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為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
 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

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
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却月陣兩頭
拖河車置七仗去事畢使豎一長白旆魏軍不解其意並
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旆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
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
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
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
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
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
大軍進赴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
平縣五年侯明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
連勃索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
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玄西
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
力也宋武帝以為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
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為譙
縱所殺帝表脩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
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劭宣伐蜀
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

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不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

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脩之停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爲誰荅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中講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不以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細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處

蘇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惟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救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金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覆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焉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石氏亂度江洪

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由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靈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謚益州刺史脩之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

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得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傳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

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德詔呼為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船桅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飢脩之偽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問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脩之率眾向江陵位超已執義宣脩之至於

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
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
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
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効
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
設菹羹麩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
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婦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
祿曰工稱焉脩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
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乃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持卒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佐侯
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
其自序云爾祖宰任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隋慕容德居青
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
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
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
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
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
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後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
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

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碣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殺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

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
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
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
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
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
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
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
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
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
帝知其虛馳遣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曰

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
戲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
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
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悛
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
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便歸
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
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
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

粟漿充夏食飽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
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
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
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尋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全時朝政多
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異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
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
玄謨自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
得違巡及至屢表諫讓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
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
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

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用絀
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
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肅公子深早卒深
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
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籠不破隨
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
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鑾其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
三府參軍嘗誦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
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

王疑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疑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
瞻謂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疑言次忽問王景文
兄措賢萬何如般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
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銜之味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
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
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
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擲人間垣內
有小冢墳上始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

玄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
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甚生卧而言曰我東海
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生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
首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
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
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
齊建元元年為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
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

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
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
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
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
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
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
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
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
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
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高祖遣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
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
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為中護軍
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
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
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
即位懷其忠正時為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
周為梁州會病高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
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為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沂隴遐荒區甸分
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
屈霸一戰岫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
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奮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
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
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
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
復觀兵峭渭陳師天嶮公靈威薄震重關自關故知英筭
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陣爲宋方
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
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
守有踈勒之難苟誠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
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間帝念
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
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覺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
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
匹夫懼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列傳第六

南史列傳六

南史十六



